

坏蛋怎样炼成的

10

六道著

红皮经典系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六道 著

坏蛋怎样炼成的

卷十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勇

封面设计:方莉

坏蛋怎样炼成的

书 名:坏蛋怎样炼成的

作 者:六 道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印 刷: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 印

版 次:2005 年 6 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 数:1-1000 册

书 号:ISBN 7-204-04801-6/I·891

定 价:20.00 元

承接：第二百八十三章

目 录

第二百八十四章	(7)
第二百八十五章	(16)
第二百八十六章	(24)
第二百八十七章	(33)
第二百八十八章	(41)
第二百八十九章	(50)
第二百九十章	(58)
第二百九十一章	(67)
第二百九十二章	(76)
第二百九十三章	(85)
第二百九十四章	(93)
第二百九十五章	(102)
第二百九十六章	(110)
第二百九十七章	(119)
第二百九十八章	(128)
第二百九十九章	(137)
第 三 百 章	(146)

目 录

第三百零一章	(155)
第三百零二章	(164)
第三百零三章	(172)
第三百零四章	(181)
第三百零五章	(190)
第三百零六章	(198)
第三百零七章	(207)
第三百零八章	(214)
第三百零九章	(222)
第三百一十章	(231)
第三百一十一章	(240)
第三百一十二章	(249)
第三百一十三章	(257)
第三百一十四章	(264)
第三百一十五章	(272)
第三百一十六章	(280)

坏蛋怎样炼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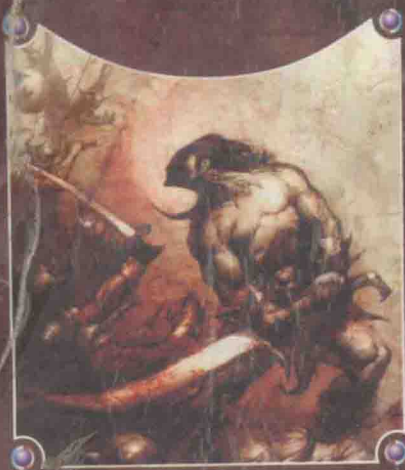
10

六道著

红皮经典系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坏蛋怎样炼成的



谢文东，

本是一个只会受人欺负的中学生，

当他的怒火爆发了，

他的本性彻底的改变了，

他正式踏入了黑道，

凭着他的凶狠，

他成功的建立了文东会，

他开始超越了一切黑道，

支手遮天的不平凡经历……

ISBN 7-204-04801-6



ISBN 7-204-04801-6/I · 891

本册定价：20.00元

六道 著

坏蛋怎样炼成的

卷十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勇

封面设计:方莉

坏蛋怎样炼成的

书 名:坏蛋怎样炼成的

作 者:六 道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印 刷: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 印

版 次:2005 年 6 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 数:1-1000 册

书 号:ISBN 7-204-04801-6/I·891

定 价:20.00 元

承接：第二百八十三章

目 录

第二百八十四章	(7)
第二百八十五章	(16)
第二百八十六章	(24)
第二百八十七章	(33)
第二百八十八章	(41)
第二百八十九章	(50)
第二百九十章	(58)
第二百九十一章	(67)
第二百九十二章	(76)
第二百九十三章	(85)
第二百九十四章	(93)
第二百九十五章	(102)
第二百九十六章	(110)
第二百九十七章	(119)
第二百九十八章	(128)
第二百九十九章	(137)
第 三 百 章	(146)

目 录

第三百零一章	(155)
第三百零二章	(164)
第三百零三章	(172)
第三百零四章	(181)
第三百零五章	(190)
第三百零六章	(198)
第三百零七章	(207)
第三百零八章	(214)
第三百零九章	(222)
第三百一十章	(231)
第三百一十一章	(240)
第三百一十二章	(249)
第三百一十三章	(257)
第三百一十四章	(264)
第三百一十五章	(272)
第三百一十六章	(280)

第二百八十四章

向问天点点头，白紫衣的为人他很了解，这人表面看大大咧咧的，其实心里精得很，为人重义，但处事圆滑，白家是土生土长的上海家族，从骨子里看不起外来的人，这种习惯自然也遗传到了白紫衣身上，和南洪门关系要好，更多是从他们自身的利益出发，一旦到了生死关头，白家是靠不住的。谢文东刚刚到上海，势力还没强大到动摇南洪门的地步，但北洪门的名头也并非虎人的，白紫衣业已有意亲近，为以后多留一条出路。向问天没说什么，转目看向谢文东，笑问道：“谢兄弟‘用心良苦’的把我请来，不会只是为了一顿饭吧？！”谢文东打个指响，笑咪咪道：“向兄说对了，我这次就是想和向兄大醉一场。算起来，我们上次一起喝酒好象过去很长时间了。”说着，他挥挥手，姜森和任长风识趣的起身站到一旁。白紫衣见状对手下使个眼色，一千人等也纷纷起身，让出地方。“向兄，请坐！”谢文东一伸手，客气的招呼向问天坐下。这时，若大的一张圆桌只剩下三个人。三个表面亲密，暗中各怀心中事的人。谢文东给向白二人各倒满酒，举

杯道：“我们能在上海相聚，算是缘分，为这，值得干一杯。”说完，一饮而尽。向问天微微一笑，仰头也将酒喝干净。白紫衣看了看他二人，摇头道：“你俩真是豪爽，我酒量不行，还是慢慢喝得好。”他勉强将杯中酒喝静，一张白脸顿时通红了一片。

这顿酒，向问天和白紫衣喝得都不痛快，最高兴的可能要数谢文东了，不时举杯劝酒，没过一小时，白紫衣举旗投降了。

白紫衣是随向问天一起离开的，表面是醉了，可心里清醒得很，边向外走，白紫衣边心中暗讨，自己和谢文东喝酒被向问天撞上，他会不会起什么疑心呢？一旦他猜测自己和谢文东暗中勾结，那事情就不好办了。其实他确实是因为白燕而来到这里的，也是谢文东强留下吃饭的，但这种事还没办法解释，越描越黑。他有心事，向问天也有心事，对白紫衣多少有些不满，为了他妹妹，自己冒着性命之危的风险来了，结果看见他正和自己最大的敌人一起喝酒，那种感觉好象自己是个傻子，被人家玩弄在指掌之中。即使知道这是谢文东的诡计，但心中还是不舒服，压抑得难受。二人并肩而行，各想心事，谁都没说话。气氛压抑，白紫衣身后的一干随从手下，见老大和向问天面色具是不佳，大气都不敢喘一下，默默随

出来后,外面呼啦一下,围上一圈人,把白紫衣吓了一跳。仔细一看,原来大部分是南洪门的人,其中还有不少警察,他呵呵一笑,道:“这么多人,向兄好大的排场啊!今天还早,不如到我家里坐坐如何?”向问天心情不畅,只是摇摇头,问道:“燕子还好吧,谢文东没把怎么样?!”“很好!”白紫衣笑道:“在为方面,谢文东还算不错。”他的意思是谢文东并没有因为白燕漂亮而起了色心,强行做什么。可这话听在向问天耳朵里却变了味。“还算不错?!”他点下头,浅浅一笑,向白紫衣挥挥手道:“我还有事,这回就不去了,改天我们在聚!”说完,头也不回上了轿车,南洪门的人和警察见状也纷纷上了车,扬长而去。白紫衣看着缓缓而去的车队良久,慢慢一握拳,回头看了看手下,一甩头,道:“走!”

能让向问天和他在上海最主要合作伙伴之一的白紫衣之间产生隔阂,这就是谢文东的目的。虽然要达到这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今天这个开头,谢文东感觉还算不错。要对付实力雄厚的南洪门,除了自己站稳脚跟,还要去掉它的羽翼,若是有其他帮会的帮忙,那南洪门无疑是如虎添翼,扳倒它难上加难。一旦反之,事情就好办多了。谢文东站在穿前,远远能望见向问天车队的离开,他微微而笑,手指随车队的前行而在窗户上缓缓划动。三眼在他身后,低声问道:“东哥,我们今天这么做,是为了什么目的?不会只是让向问天

出点丑这么简单吧?!”“当然不会!”谢文东冷笑道:“我只是想为以后白家的倒戈掂下个不错的基础。”“白家倒戈?可能吗?听说白紫衣和向问天的关系非比寻常!”三眼惊讶道。谢文东手指轻摇,说道:“帮会之间,永远不会存在兄弟之情,只有不变的利益关系。想让其他的帮会听你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征服!”

晚间,谢文东收到于笑欢的电话,希望他能再到天意酒吧一叙。任长风听后,一拍手掌,兴奋道:“东哥,这事差不多成了!”谢文东缓缓吸了口烟,心里默默算了一下时间,于笑欢这个电话比他猜测中要早,虽然只和他见了一面,但他为人忠心重义还是给谢文东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么快做出决定,似乎不太正常。谢文东心细如丝,反复考虑后,还是决定要去,但尽带麾下精锐,分成数批,或明或暗,在天意酒吧周围藏匿。谢文东身边只有高强,姜森,任长风三人跟随。汽车缓缓在酒吧门前停下,刚下车,酒吧内跑出一位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恭敬的一弯腰,道:“谢先生里面请!”

谢文东微微一笑,柔声道谢。不经意的一句客套话把那年轻人吓了一跳,没想到堂堂北洪门老大如此客气,他见过老有头有脸的人物也不少了,象谢文东这样的还是第一次碰到,心中顿生好感,热情的招呼几人进去。今天酒吧人不少,有六层座位已坐满客人。于笑欢还是坐在上次喝酒的角落

里,见谢文东到了,忙起身迎上前,连连道欢迎。谢文东边笑颜应付边偷眼观瞧,酒吧最内侧的吧台边坐了七八位身着深色西装的汉子,喝酒探身之间,后背处有异物鼓起,衣服下不是暗藏枪械就是刀具。他心中冷笑一声,如果于笑欢想用这么几个人暗算自己,把他可把‘谢文东’这三个字太低估了。互相客套几句,谢文东和于笑欢相对而坐,前者刚向发问,后者抢先唠起客套话,没完没了,静拣无关紧要的话题说。

谢文东面带微笑,状似聆听,不时点头,他还有耐心听下去,可后面的任长风受不了,他不管那么多,跨前一步,手按桌子,猫腰盯着于笑欢,冷冷道:“于兄,我不得不跟你说一声,东哥很忙,大老远来到天意,不是只为了听你说这些没完没了的废话!”他声音不大,但也足够周围人听清的。吧台旁那七八位喝酒的汉子身子同是一僵,纷纷放下酒杯,收手伸进衣下,铁青着脸,一起扭头看向任长风。于笑欢脸上笑容不减,没理任长风,反而看向谢文东,问道:“谢先生,这位是你的手下?!”很明显,言下之意是说任长风不懂礼节,没大小。谢文东颌首,丝毫不在意,笑道:“是我的兄弟。”见于笑欢又要说话,他笑咪咪的接道:“一般来说,我兄弟说得话正是我要说的。”

于笑欢心情一荡,暗暗点头,挑起大指。一位真正能成大气的大哥就是应该这样的,不管在何时,不管面对任何人,

他都要维护自己下面人的利益。而有些老大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严,为了显示自己的崇高身份和地位,呵斥手下如对狗,这种人永远不会做大,他的成就也就是眼前的那一点。于笑欢心中感触,喃喃而叹,道:“我一直在猜想,象谢先生这样年轻又没有任何背景的人是怎么达到今天的地位。”“哦?”谢文东好笑道:“这个恐怕连我自己都不清楚,等你想明白一定要告诉我一声。”

正说着话,酒吧门一开,从外面进来一行人,为首一人头发淡黄,薄薄一层贴在头上,整个脑袋活象一个大号鸡蛋,蛤蟆眼鼓鼓着,双手插兜,进来后眼珠乱转,四下查看。服务生上前招呼道:“先生,你们几位?”

这人哼了一声,挥手将服务生推开,大步来到酒吧中央,猛得一抬腿,将离他最近的桌子踢翻,大声嚷道:“闲杂人等都给我出去,这里今天停业!”酒吧内的客人一时间还没看懂怎么回事,木呆的看着他。这人嘿嘿一笑,手掌大张,伸了出去。和他一起近来的人明白,有人连忙递过去一根二指粗的铁棍,这人走到一桌客人前,挥手就是一棍,铁棍砸在桌面,发出剧烈的响声,桌面的酒瓶倒了一地,他一双蛤蟆眼瞪得滚圆,怒道:“你们是聋子吗?听不见我的话的吗?!”

客人们反应过来,纷纷起身,簇拥着挤出酒吧,落荒而逃。于笑欢脸色一变,起身走过来,上下打量一番,面色不